

学林漫录

初集



学 林 漫 录
初 集

中 华 书 局

封面题签 钱钟书
封面设计 谈冰玉
编辑者 中华书局编辑部

学 林 · 漫 录
初 集

*

中 华 书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*

850×1148 毫米 1/32·8 3/8 印张·186 千字
1980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湖北第 2 次印刷
印数 31001—34000 册 定价: 12.00 元

ISBN 7-101-01731-2/I·284

重 印 说 明

《学林漫录》初集始于一九八〇年六月，出至第十三集，已是一九九一年五月了。由于某些原因，至此没有再编下去。

自初集出版以来，在文史研究者和爱好者当中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。编辑部收到了许多相识与不相识者的来信，称许《学林漫录》为别具一格，新颖可喜。至今仍有些老读者关心她的出版，或要求配齐各集收藏。

为满足新老读者的要求，为使更多的朋友漫步学林，了解近百年来活跃于文坛的学人与著述的弥足珍贵的背景资料，以及学界那些亲切动人的往事，我们特将已经出版的《学林漫录》全部重印。

今后，在时机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将恢复《学林漫录》的编辑出版，那时她将以固有的风格，加之更清新的面貌，与大家见面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1997年11月

编 者 的 话

傅璇琮

不少文史研究者或爱好者，愿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，就平素所感兴趣的问题，以随意漫谈的形式，谈一些意见，抒发一些感想。而不少读者，也希望除了专门论著之外，还可读到学术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相结合的作品，小而言之，可资谈助，大而言之，也可以扩大知识面，开阔人们的眼界，启发人们的思想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。《学林漫录》的出版，正是为了适应这样的要求。

中国古代的学人，除了撰写系统周密的专著外，还往往将其治学的心得、成果以随笔或札记的形式出之。譬如，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，诗话就是常见的一种体裁。宋代人许颢在他写的《彦周诗话》中，开宗明义第一条，就说：“诗话者，辨句法，备古今，记盛德，录异事，正讹误也。”这几句话差不多包括了古代文学批评，特别是诗话一类著作的全部内容。古代的笔记，情况亦复如此，只不过内容更为广泛吧了。如明清之际大学问家、思想家顾炎武，就十分重视他自己所著的笔记著作《日知录》，他在回答朋友谈及自己著书的情况时说：“承问《日知录》又成几卷，盖期之以废铜，而某自别来一载，早夜诵读，反复寻究，仅得十余条，然庶几采山之铜也。”顾炎武是把他所谓经世致用之说托之于《日知录》的，并且慎重其事地把这部笔记体著作比之为采山之铜。由此可见，中国古代，用笔记写严肃的社会内容，是有悠远而深厚的传统的。

当然，时代不同了，社会发展了，那种原来意义的诗话或笔记

的形式，恐怕已不能容纳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内容，但那种轻松平易的文笔，那种信手拈来、随意铺叙的写法，那种精炼短小而又兴味盎然的格调，还是值得我们借鉴，富有启发的。

《学林漫录》的编辑，拟着重于“学”和“漫”。所谓“学”，就是说，要有一定的学术性，要有一得之见，言之有物，不是人云亦云，泛泛而谈，如顾炎武所说的“废铜”。所谓“漫”，就是上面说过的不拘一格的风格与笔调。杜甫在他定居于成都时，写了一首《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》的七律，有这样两句：“老去诗篇浑漫与，春来花鸟莫深愁。”是很有意义的。杜甫在他后期，诗律是愈来愈细了，但自己却说是“漫与”，似乎是说诗写得再怎么经心了。这是不是谦词呢？不是。老杜经历了大半生的戎马战乱，在离乱的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知识，稍有闲暇，又读了不少书，只有在这样的深厚的基础上，才能写出“浑漫与”三字，就是说，看来不经心，其实正是同一篇诗中所说的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。拿杜甫这首诗中的诗句，来为我们这本书的“漫”字作注脚，恐怕是合适的。

这样说来，《学林漫录》的内容确是十分广泛的。如这次初集所收，象启功先生的《齐白石先生轶事》，王永兴先生的《怀念陈寅恪先生》，吴小如先生的《朱佩弦先生二三事》等，他们以亲身经历，记述了我国近代有建树的艺术家、学者、作家的事迹，读来使人感到亲切，而又受到教益。其他的文章，有述掌故，记异闻，品诗评画，谈艺说文，以及正讹误，论得失，等等，不一而足，均有可采。有些书刊，往往有编辑凡例、征稿启事那样的告白，说明所刊文章的范围。这无疑是有必要的，但我们想，最好的说明，还是其所刊载文章的本身；好比我们走进一家店铺，并不是先要看店铺门首写的所售商品“一览表”，而是要看橱窗内或柜台里摆的究竟是什么货色，来决定买回去什么东西。这就是说，读者看了我们这一初集的目录和文章，就可了然这本书所收文章的性质了。

我们采取书的形式，不定期出版，稿件多就多出，稿件少就少出。希望读者寄赐佳作，使这一小书在学术之林中得占其片地。

封面“学林漫录”四字，系钱锺书先生题签，谨此致谢。

目 录

记齐白石先生轶事·····	启 功 (1)
怀念陈寅恪先生·····	王 永 兴 (9)
记张元济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办的几件事·····	王绍曾 (19)
朱佩弦先生二三事·····	小 如 (30)
近代上海地区的藏书家——韩应陞·····	沈 津 (32)
秦桥未就已沉波·····	王仲华 (35)
嵇康为什么被杀·····	振 甫 (42)
读袁宏道诗文集随笔·····	辛 雨 (48)
关于柳如是·····	黄 裳 (58)
赤壁辨伪·····	张志哲 (79)
黄锡珪《李太白年谱》附录三文辨伪·····	郁贤皓 (84)
谈日本影印的宋本《李太白文集》·····	朱金城 (92)
严嵩父子——读《钤山堂集》·····	金性尧 (97)
读吴伟业的《梅村诗集》·····	陈友琴 (102)
杨文会与中国近代佛学·····	杨廷福 (108)
《烟屿楼文集·记杭堇甫》辨诬·····	蒋天枢 (118)
坚净居题跋·····	启 功 (123)
纸帐铜瓶室书跋·····	郑逸梅 (146)
画史识微·····	黄苗子 (150)

艺苑丛谈·····	刘叶秋 (159)
天问楼勘诗记·····	舒 芜 (168)
读词散札·····	吴小如 (179)
漫谈旗人姓名·····	石继昌 (190)
京华琐话·····	刘叶秋 (196)
“蒙汗药”之迷·····	村 愚 (200)
质疑杂录·····	陆润德 (204)
片羽录·····	叶 冈 (213)
关于《唐诗选》的某些注解质疑·····	易祖洛 (218)
明代的川戏·····	王利器 (225)
《沧浪亭》传奇作者考·····	刘世德 (228)
关于几种《雷峰塔》传奇·····	邵 骥 (234)
关于吴敬梓的佚诗·····	王孟白 (241)
谈沈涛的著述·····	谢刚主 (243)
从贾宝玉的年龄说起·····	曦 钟 (247)
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是严复的留英同学吗·····	卞僧慧 (250)
谈吴大澂《濠斋日记》·····	陈左高 (252)
述清数学家李锐《观妙居日记》未刊稿·····	陈左高 (254)

记齐白石先生轶事

启 功

齐白石先生的名望，可以说是举世周知的，不但中国人都熟悉，在世界各国中，也不是陌生人。他的篆刻、绘画、书法、诗句，都各有特点，用不着在这里多加重复叙述。现在要写的，只是我个人接触到的几件轶事，也就是老先生生活中的几个侧面，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生活、风趣，对于从旁印证他的性格和艺术的特点，大概也不是没有点滴的帮助吧！

我有一位远房的叔祖，是个封建官僚，曾买了一批松柏木材，就开起棺材铺来。齐先生有一口“寿材”，是他从家乡带到北京来的，摆在跨车胡同住宅正房西间窗户外廊子上，棺上盖着些防雨的油布，来的客人常认为是个长案子或大箱子之类的东西。一天老先生与客人谈起棺材问题，说道“我这一个……”如何如何，便领着客人到廊子上揭开油布来看，我才吃惊地知道了那是一口棺材。这时他已经委托我的这位叔祖另做好木料的新寿材，尚未做成，这旧的也还没有换掉。后来新的做成，也没放在廊上，廊上摆着的还是那个旧的。客人对于此事，有种种不同的评论，有人认为老先生好奇，有人认为是一种引人注意的“噱头”，有人认为是“达观”的表现。后来我到过了湖南的农村，才知道这本是先生家乡的习惯，人家有老人，预制寿材，有的做出板来，有的做成棺材，往往放在户外窗下，并没什么希奇。那时我以一个生长在北京城的青年，自然不会不“少见多怪”了。

我的认识齐先生，即是由我这位叔祖的介绍，当时我年龄只有十七八岁。我自幼喜爱画画，这时已向贾羲民先生学画，并由贾先生介绍向吴镜汀先生请教。对于齐先生的画，只听说是好，至于怎么好，应该怎么学，则是茫然无所知的。我那个叔祖因为看见齐先生的画大量卖钱，就以为只要画齐先生那样的画便能卖钱。他却没想到，他自己做的棺材能卖钱，是因为它是木头做的，如果是纸糊的，即使样式丝毫不差，也不会有人买去做秘器。即使是用澄心堂、金粟山纸糊的也没什么好看呵！

齐先生大于我整整五十岁，对我很优待，大约老年人没有不喜爱孩子的。我有一段较长时间没去看他，他向胡佩衡先生说：“那个小孩怎么好久不来了？”我现在的年龄已经超过了齐先生初次接见我时的年龄，回顾我在艺术上无论应得多少分，及格不及格，从齐先生学到什么没有，即由于先生这一句殷勤的垂问，也使我永远不能不称他老先生是我的一位老师！

齐先生早年刻苦学习的事，大家已经传述很多，在这里我想谈两件重要的文物，也就是齐先生刻苦用功的两件“物证”：一件是用油竹纸描的《芥子园画谱》，一件是用油竹纸描的《二金蝶堂印谱》。那本画谱，没画上颜色，可见当时根据的底本并不是套版设色的善本。即那一种多次重翻的印本，先生描写的也一丝不苟，连那些枯笔破锋，都不“走样”。这本，可惜当时已残缺不全。尤其令人惊叹的是那本赵之谦的印谱，我那时虽没见过许多印谱，但常看蘸印泥打印出来的印章，它们与用笔描成的有显著的差异，而宋元人用的墨印，却完全没有见过。当我打开先生手描的那本印谱时，惊奇地、脱口而出地问了一句话：“怎么？还有黑色印泥呀？”及至我得知是用笔描成的，再仔细去看，仍然看不出笔描的痕迹。惭愧呵！我少年时学习的条件不算不苦，但我竟自有两部《芥子园画谱》，一部是巢勋重摹的石印本，一部是翻刻的木板本，我从来没有从头至

尾临仿过一次。今天齐先生的艺术创作，保存在国内外各个博物馆中，而我在中年青年时也曾有些绘画作品，即使现在偶然有所存留，将来也必然与我的骨头同归腐朽。诸位青年朋友啊，这个客观的真理，无情的事例，是多么值得深思熟虑的啊！这里我也要附带说明，艺术的成就，绝不是单靠照猫画虎地描摹，我也不是在这里提倡描摹，我只是要说明齐老先生在青年时得到参考书的困难，偶然借到了，又是如何仔细地复制下来，以备随时翻阅借鉴，在艰难的环境下是如何刻苦用功的。他那种看去横涂竖抹的笔画，又是怎样走过精雕细琢的道路的。我也不是说这种精神只有齐先生在清代末年才有，即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我们学校里有不少同学偷偷地借到几本参考书，没日没夜地抄成小册后，还订成硬皮包脊的精装小册，这岂能不说是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灭绝民族文化罪恶企图意外的相反后果呢！

齐先生送给过我一册影印手写的《借山吟馆诗草》，有樊樊山先生题签，还有樊氏手写的序。册中齐先生抄诗的字体扁扁的，点画肥肥的，和有正书局影印的金冬心自书诗稿的字迹风格完全一样。那时王壬秋先生已逝，齐先生正和樊山先生往来，诗草也是樊山选定的。齐先生说：“我的画，樊山说象金冬心，还劝我也学冬心的字，这册即是我学冬心字体所写的。”其实先生学金冬心还不止抄诗稿的字体，金有许多别号，齐先生也曾一一仿效。金号“三百砚田富翁”，齐号“三百石印富翁”，金号“心出家庵粥饭僧”，齐号“心出家庵僧”，亦步亦趋，极见“相如慕蔺”之意。但微欠考虑的是：田多为富，印多为贵，兼官多的人，当然俸禄多，但自古官僚们却都讳言因官致富，大概是怕有贪污的嫌疑。如果称“三百石印贵人”，岂不更为恰当。又粥饭僧是寺院中的服务人员，熬粥做饭，在和尚中地位是最为卑下的。去了“粥饭”二字，地位立刻提高了。老先生自称木匠，而不甘作粥饭僧，似尚未达一间。金冬心又有“稽留山

民”的别号，齐先生则有“杏子坞老民”之号，就无从知是模拟还是另起的了。金冬心别号中最怪的是“苏俄罗吉苏伐罗”，因冬心又名“金吉金”，“苏伐罗”是外来语“金”的音译，把两个译音字夹着一个汉字“吉”字来用，竟使得齐老先生束手无策。胆大如斗的齐先生，还没敢用“齐怀特斯动（英语白石二字音译）”。我还记得，当年我双手捧过先生面赐的那本《借山吟馆诗草》后，又听先生讲了如何学金冬心的画和字，我就问了一句：“先生的诗也必学金冬心了。”先生说：“金冬心的诗并不好，他的词好。”我当时只有一小套石印的《金冬心集》，里边没有词，我忙向先生请教到哪里去找冬心的词。先生回答说：“他是博学鸿词啊！”

齐先生对于写字，是不主张临帖的。他说字就那么写去，爱怎么写就怎么写。他又说碑帖里只有李邕的《云麾李思训碑》最好。他家里挂着一副宋代陈抟写的对联拓本：“开张天岸马，奇异人中龙。抟（下有‘图南’印章）”。这联的字体是北魏《石门铭》的样子，这十个字也见于《石门铭》里。但是扩大临写的，远看去，很似康南海写的。老先生每每对人夸奖这副对联写的怎么好，还说自己学过多次总是学不好，以说明这联上字的水平之高。我还看见过齐先生中年时用篆书写的一副联：“老树著花偏有态，春蚕食叶例抽丝。”笔画圆润饱满，转折处交代分明，一个个字，都象老先生中年时刻的印章，又很象吴让之刻的印章，也象吴昌硕中年学吴让之的印章。又曾见到他四十多岁时画的山水，题字完全是何子贞样。我才知道老先生曾用过什么功夫。他教人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的理论，是他老先生自己晚年想要融化从前所学的，也可以说是想摆脱从前所学的，是他内心对自己的希望。当他对学生说出时，漏掉了前半。好比一个人消化不佳时，服用药物，帮助消化。但吃的并不甚多，甚至还没吃饱的人，随便服用强烈的助消化药剂，是会发生营养不良症的。

有一次我向老先生请教刻印的问题，先生到后边屋中拿出一块寿山石章，印面已经磨平，放在画案上。又从案面下面的一层支架上掏出一本翻得很旧的《六书通》，查了一个“迟”字，然后拿起墨笔在印面上写起反的印文来，是“齐良迟”三个字。写成了，对着案上立着的一面小镜子照了一下，镜中的字都是正的，用笔修改了几处，即持刀刻起来。一边刻一边向我说：“人家刻印，用刀这么一来，还那么一来，我只用刀这么一来。”讲说时，用刀在空中比划。即是每一笔画，只用刀在笔画的一侧刻下去，刀刃随着笔画的轨道走去就完了。刻成后的笔画，一侧是光光溜溜的，另一侧是剥剥落落的。即是所谓的“单刀法”。所说的“还那么一来”，是指每笔画下刀的对面一边也刻上一刀。这方印刻完了，又在镜中照了一下，修改几处，然后才蘸印泥打出来看，这时已不再作修改了。然后刻“边款”，是“长儿求宝”下落自己的别号。我自幼听说过：刻印熟练的人，常把印面用墨涂满，就用刀在黑面上刻字，如同用笔写字一般。这个说法，流行很广，我却没有亲眼见过。我在未见齐先生刻印前，我想象中必应是幼年听到的那类刻法，又见齐先生所刻的那种大刀阔斧的作风，更使我预料将会看到那种“铁笔”在黑色石面上写字的奇迹。谁知看到了，结果却完全两样，他那种小心的态度，反而使我失望，遗憾没有看到那样铁笔写字的把戏。这是我青年时的幼稚想法，如今渐渐老了，才懂得：精心用意地做事，尚且未必都能成功；而卤莽灭裂地做事，则绝对没有能够成功的。这又岂但刻印一艺是如此呢？

齐先生画的特点，人所共见，亲见过先生作画的，就不如只见到先生作品的那么多了。一次我看到先生正在作画，画一个渔翁，手提竹篮，肩荷钓竿，身披蓑衣，头戴箬笠，赤着脚，站在那里，原是先生常画的一幅稿本。那天先生铺开纸，拿起炭条，向纸上仔细端详。然后一一画去。我当时的感想正和初见先生刻印时一样，惊

讶的是先生画笔那样毫无拘束，造形又那么不求形似，满以为临纸都是信手一挥，没想到起草时，却是如此精心！当用炭条画到膝下小腿到脚趾部分时，只见画了一条长勾短股的九十度的线条，又和这条线平行着另画一个勾股。这时忽然抬头问我：“你知道什么是大家，什么是名家吗？”我当时只曾在《桐阴论画》上见到秦祖永评论明清画家时分过这两类，但不知怎么讲，以什么为标准。既然说不出具体答案来，只好回答：“不知道。”先生说：“大家画，画脚，不画踝骨，就这么一来，名家就要画出骨形了。”说罢，然后在这两道平行的勾股线勾的一端画上四个小短笔，果然是五个脚指的一只脚。我从这时以后，大约二十多年，才从八股文的选本上见到大家名家的分类，见到八股选本上的眉批和夹批，才了然《桐阴论画》中不但分大家名家是从八股选本中来的，即眉批夹批也是从那里学来的。齐先生虽然生在晚清，但没听说学做过八股，那么无疑也是看了《桐阴论画》的。

一次谈到画山水，我请教学哪一家好，还问老先生自己学哪一家。老先生说：“山水只有大涤子（即石涛）画的好。”我请教好在哪里？老先生说：“大涤子画的树最直，我画不到他那样。”我听著有些不明白，就问：“一点都没有弯曲处吗？”先生肯定地回答说：“一点都没有的。”我又问当今还有谁画的好？先生说：“有一个瑞光和尚，一个吴熙曾（吴镜汀先生名熙曾），这两个人我最怕。瑞光画的树比我画的直，吴熙曾学大涤子的画我买过一张。”后来我问起吴先生，先生说确有一张画，是仿石涛的，在展览会上为齐先生买去。从这里可见齐先生如何认为“后生可畏”而加以鼓励的。但我自那时以后，很长时间，看到石涛的画，无论在人家壁上的，还是在印本画册上的，我都怀疑是假的。旁人问我的理由，我即提出“树不直”。

齐先生最佩服吴昌硕先生，一次屋内墙上用图钉钉着一张吴

昌硕的小幅，画的是紫藤花。齐先生跨车胡同住宅的正房南边有一道屏风门，门外是一个小院，院中有一架紫藤，那时正在开花。先生指着墙上的画说：“你看，哪里是他画的象葡萄藤（先生称紫藤为葡萄藤，大约是先生家乡的话），分明是葡萄藤象它呀！”姑且不管葡萄藤与画谁象谁，但可见到齐先生对吴昌硕是如何的推重的。我们问起齐先生是否见过吴昌硕，齐先生说两次到上海，都没有见着。齐先生曾把石涛的“老夫也在皮毛类”一句诗刻成印章，还加跋说明，是吴昌硕有一次说当时学他自己的一些皮毛就能成名。当然吴所说的并不会是专指齐先生，而齐先生也未必因此便多疑是指自己，我们可以理解，大约也和郑板桥刻“青藤门下牛马走”即是同一自谦和服善吧！

齐先生在出处上是正义凛然的，抗日战争后，伪政权的“国立艺专”送给他聘书，请他继续当艺专的教授，他老先生即在信封上写了五个字“齐白石死了”，原封退回。又一次伪警察挨户要出人，要出钱，说是为了什么事。他和齐先生表白他没教齐家出人出钱，因此便提出要齐先生一幅画。先生大怒，对家里人说：“找我的拐杖来，我去打他。”那人听到，也就跑了。

齐先生有时也有些旧文人自造“佳话”的兴趣。从前北京每到冬天有菜商推着手推独轮车，卖大白菜，用户选购，作过冬的储存菜，每一车菜最多值不到十元钱。一次菜车走过先生家门，先生向卖菜人说明自己的画能值多少钱，自己愿意给他画一幅白菜，换他一车白菜。不料这个“卖菜佣”并没有“六朝烟水气”，也不懂一幅画确可以抵一车菜而有余，他竟自说：“这个老头儿真没道理，要拿他的假白菜换我的真白菜。”如果这次交易成功，于是“画换白菜”、“画代钞票”等等佳话，即可不胫而走。没想到这方面的佳话并未留成，而卖菜商这两句煞风景的话，却被人传为谈资。从语言上看，这话真堪入《世说新语》；从哲理上看，画是假白菜，也足发人深

思。明代收藏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人如果参透这个道理，也就不致有那场祸患。可惜的是这次佳话，没能属于齐先生，却无意中为卖菜人所享有了。